

03

峥嵘岁月

回忆录专辑



峥嵘岁月

回忆录专辑

(妇运史资料, 注意保存)

(一)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

一九八三年二月

说 明

在那烽火漫天、戎马倥偬的战斗年代，河北各地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有写不完的革命英雄史话。

这里选编的是革命回忆录专辑，多数是革命老同志亲自撰写的，有的是经过采访、座谈整理而成。内容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妇女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事迹和妇女运动的片断。它为编写河北妇运史积累素材；为广大妇女干部和群众了解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提供了学习资料。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撰写的文稿，虽经核实，但由于多是个人回忆，有些史实肯定会有所疏漏或不尽准确，请知情的同志们给予补正。并在此向为我们提供妇运史料的同志，深表谢意。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983年2月



一九三九年冀中一支妇女自卫队



抗战期间白洋淀妇女
为子弟兵缝补军衣



冀中解放区妇女担架队



伤员处处有亲人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京津部分原河北妇女老干部座谈会合影



一九八二年六月原冀南部分妇女老干部座谈会合影

目 录

- “金莲”万里行……………周起义（1）
- 冀南妇女运动的回忆片断……………杨俊亭（15）
- 朱璉同志在石家庄……………王旭、吴曼君整理（24）
- 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城区
- 开辟妇女工作的回顾……………刘光运（38）
- 任邱县的第一个女党员……………孟祥国整理（48）
- 冀南妇女运动十年……………李泊（56）
- 忆民族英雄杨怀英……………赵杞良、王建军（83）
- 飒爽英姿
-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山县妇女自卫队
- ……………根据平山妇联供稿整理（96）
- 冲过敌人封锁线……………罗云（106）
- 永久的忆念（二则）……………杨沫（111）
- 鼓山脚下“活烈士”——郭英爱……………张纪书整理（121）
- 虎穴牵骡
- 记妇女干部郑灵云同志
- ……………行唐县妇联会整理（129）
- 宋家大店……………张凤辉整理（133）
- 默默无闻的革命老人
- 怀念婆母陈秀贞……………陈培芝（142）
- 一生难忘的人们……………罗云（155）
- 我的妈妈——“采买员”……………钟洪韬（164）

巾帼群英

- 抗战时期河间宁庄纪实……………孟祥国整理 (174)
- 忆晋察冀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刘光运 (183)
- 第一代女干部……………赵海燕 (187)
- 我是怎样跟党闹革命的
- 老党员汪爱女自述……………新乐县妇联整理 (191)
- 忆我的母亲翟岭歌……………魏光 (199)
- 我担任地下交通员的时候……………胡芳兰 (205)
- 机智勇敢的妇女自卫队长——陈夫姐
……………正定县妇联整理 (211)
- 邢台县妇女解放运动的回忆……………张玉美 (217)
- 忆在冀东冀县妇救会工作的日子……………周维光 (225)
- 冀南妇女站在反顽固反倒退斗争的最前线
……………杨俊亭 (230)
- 难忘的日子……………丁一 (234)
- 抗日战争中的西水峪妇女……………翠青、志霞整理 (243)
- 回忆革命斗争的年代……………王新民 (252)
- 冀南妇女工作点滴……………李玉珩 (259)
- 在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张月季 (264)
- 广平县张洞纺织学校……………梁志超 (267)
- 峥嵘岁月……………仁素兰 (271)
- 在正定从事妇女工作十一年……………栗文兰 (280)
- 带队冲锋的女英雄
- 记女自卫队长李曼莹……………英华、风华整理 (289)
- 抗战时期在卫生战线的片断回忆……………魏淑贤 (297)
- 龙关监狱暴动亲历记……………江虹 (305)

- 我当区长的时候……………翟肇祺 (311)
- 抗战时期曲周县五、六区妇女工作中的几件事
……………王新镜 (316)
- 小小转运站 热心救伤员……………于恩岭整理 (321)
- 平原上的钢铁屏障
——回忆堡垒户刘九胜一家……………李剑青 (326)
- 傲雪凌霜，顶风而立
——记完县南下邑村女支部书记徐振英
……………完县妇运史编写小组 (334)
- 秘密医院与地下医院……………沧州地区妇联整理 (343)
- 岔河村妇教会……………张家口地区妇联整理 (346)
- 母亲……………王 奎 (350)
- 妇女部长——张淑珍……………行唐县妇联整理 (355)
- 回忆刘萍同志……………永年县妇联整理 (361)
- 贺勤岩……………深泽县妇联整理 (365)
- 多亏了她们……………侯 一 (367)
- 王厂沟妇女抗日小故事……………宽城县妇联整理 (373)
- 血战挂云山……………石家庄地区妇联供稿 (377)
- 两千女工齐奋起英勇机智反裁减
——唐山机车车辆厂女工斗争片断
……………唐山市妇联整理 (387)
- 梅花镇九·九惨案……………藁城县妇联整理 (391)

“金莲”万里行

红军女战士 周 起 义

一提小脚女人，在人们印象里，往往是一个一步三晃，弱不禁风的形象。万恶的旧社会，也给我留下一双“三寸金莲”，可是，在党的培养下，我成长为革命战士，靠这双小脚，走过了万水千山，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无穷的力量来源于坚定的信念。只要坚信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就没有爬不过的高山，越不过的大河！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川北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养伤时，听说部队要转移，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我偷偷掀开“纱布”（实际上是没有消毒的破布条），两只小脚肿的瓦罐粗，核桃大的水泡一个挨一个，烂得成了马蜂窝；由于筋和肌肉萎缩，小腿向后弯曲，已伸不直了。这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往川陕根据地转移时，翻越巴山留的“纪念”，当时我只穿着单衣，山上风大雪紧，手、脚、耳朵、小腿……全冻伤了。住了四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痊愈。为了能按时随部队出发，我决定采取“快速疗法”：趁没人时，我把水泡一个一个地挑破，放出里面的放血；为了使小腿尽快地直起来，我硬撑着练习走路；又用稻草做个小“枕头”，休息时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向后弯。过了几天我的腿不那么疼了，就去找医院的领导，要求出院。院领导看了看我，不

放心地说：“小鬼，你这种精神是要得的，可你的伤好了吗？”

“好了，好了！首长不相信，请看！”说着，我把早已准备好的动作，重新演习了一遍，原地跳了跳，又用一条腿换着站立。

“噢，还能金鸡独立么！”在场的领导全被逗乐了。

“院长，这哪是金鸡独立哟？这叫‘金莲’独立！你看周姐那三寸‘金莲’。”卫生员小李突然闯进来，打趣地说。

“真不愧是小燕子，进门就咋呼，‘金莲’怎么着，从皖西到川北，比你少走一步，还是小半步？”小李性格活泼，爱说爱逗，我们喜欢地叫她“小燕子”。

“瞧，这姐妹硬是逗人哟，三天不见想得慌，见了面就逗嘴。小鬼，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哟！”

我一听，高兴地抱着小李跳了起来。

出院后，组织上派我到总政妇宣队当队长。时间不长，由于“快速疗法”起了“拔苗助长”作用，我的小腿又溃烂化脓，水泡连成片，因而住进了工农兵医院。

说是住院，实际上和在连队没有多大区别。照样天上有飞机炸，后边有匪兵追，每天百十里行军不算，还得三天两头打仗。我个子生得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我就得一路小跑。脚上很快打起了血泡，大泡套小泡，泡连着泡，一着地象踩上针尖似的。再加上腿上的疾患，每迈一步，都要忍着巨大的痛苦。在那种情况下，光靠药物的作用减少疼痛，是不现实的。因为红军的物质条件差，药品更是缺乏，一般伤员用盐水擦擦伤口，就算是最好的消毒方法了。为此，我更多地依靠“精神疗法”：一边走，一边和同志们说说笑

笑，唱唱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一到宿营地，帮助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有几个同志伤口化脓生蛆，我就用手一个一个地挑，用破布蘸盐水给他们洗伤口。这一忙，我就不觉得疼了，干完活，往地上一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同志们见我挺勤快，就把我留在了工农兵医院。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除院长赵开国过去当过医生外，其他人人大都是半路出家，临时从各单位抽来的。过去不用说给人治病，有的穷得连药也没吃过。幸亏医院的设备简单，只不过是几把剪刀和铁镊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嘛，只有“红降丹”、“白降丹”、“膏药”等三、四种，全靠自己采，自己熬。这样，也就好学点，时间不长，就能应付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词，后边的人边走边看，这方法虽然简单，可对我这个扁担躺下，都不认得是个“一”字的文盲，却很起作用。我就靠这种方法学文化、学技术。当时，我找了本中药书，边走边背，不懂就问，走到陕北时，已全部背下来了。

那时候，瞌睡也真多，根本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不管是破庙里，树荫下、坟堆上……只要脑袋一沾地，立即响起了鼾声，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一看，腰下还垫着足球大的土疙瘩呢。说来可笑，有时行着军，拽着别人的衣裳襟就睡着了。至于铺的盖的，根本就不敢想。那时红军里流传着一句歌谣：“天当被，地当床，树皮、草根是主粮……”要是能找到点稻草，就是最大的奢望了。一次，在场院里发现了一个大筐箩，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小周，这儿有个柳丝床，就是小点，你睡正合适。”我一

看可高兴了，这总比睡土疙瘩强啊！我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筐箩沿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叫醒我时，还埋怨说：“你们真坏，把我的美梦搅没了。”

“你梦见什么啦？”

“梦见——梦见咱们到了根据地，上级决定放假，睡三天大觉。我睡得正香呢，就被你们吵醒了。”

“哈哈，小周真美气，连做梦也是美的。”同志们说笑着，大踏步地向前走。

光阴似箭，一晃一年过去了。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错误地估计形势，主张向川康边退却，四方面军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涉过涛涛嘉陵江、大渡河，爬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连绵起伏的邛崃山、大雪山，在四川、西康地区来回拉磨。

一九三六年春，上级派我去中央政府女子警卫连当指导员——所谓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产物，时间不长就垮台了。不久，我们来到党岭山底。上级要求我们准备烧酒、辣子等东西，准备爬雪山时御寒。由于蒋匪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酷掠夺，老百姓穷得叮当响，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当地老百姓见我们穿着都是单衣，就苦苦相劝说，党岭山的冰雪都顶着天了，你们穿着这样单薄，上去非冻死不可。我们回答说，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莫说是冰峰雪岭，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第二天，鸡还没叫头遍，我们就开始上山了，

这山路成“之”字形，开始觉得没事，一边上，还一边说笑。太阳爬过了山头，我们还未到半山腰，衣服全被汗水

湿透了。越往上走，由于空气稀薄，越觉得心慌气短，头痛恶心，好象天也转，地也转。这时，部队倒安静多了，为了节省体力，大家尽量不说话。格勒得砂政府主席邵试平骑着马过来了，他经常到警卫连来，又爱说爱逗，为此，我们和他挺随便。他见我累得满头汗水，笑呵呵地说：“小鬼”，累吧？来拉马尾巴吧？”

要是拉马尾巴上山，那可真享福了，比骑马还舒服呢。可我是共产党员，那能拉马尾巴呢！于是把嘴一撇，嗔怪地说：“首长，你门缝里瞧人，为啥偏让我拉马尾巴呢？”

“哈哈，你是小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小脚？！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说完，我把头一扬，故意不理他，大步向前走着。

他紧加了一鞭，大声说：“同志们，加油啊，可不能落在小脚女人后边呀！”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前进的步子加快了。

太阳刚偏西，我们逼近了顶峰。这里的山风刮得人站不稳，到处是没膝深的积雪，雪下边是一、二尺厚的冰层，滑得真象玻璃板上抹了油。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人们根本站不起来，只能手脚着地向上爬，这法倒有好处，即减少了风的阻力，又防止了在冰雪上滑动，实在爬不动了，就前边拉，后边推。这里的气候，正象当地群众说得那样，山顶的天，小孩的脸，一天三变，正当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西北方出现一股粗大昏暗的烟柱，直冲云霄，旋转着向我们扑过来。不一会儿，黑云压顶，大雨倾盆。暴雨过后，核桃大的冰雹，又劈头盖脸地砸来，倾刻间，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变成了冰甲，手、脸、耳

朵……冻起了水泡。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歇的。一坐下就起不来，活活冻死在山顶上。我连一个女战士上冻得脸色铁青，牙咬得“的、的”响，往石头上靠靠就不能动了。我走过去拉她，她摇摇头说：“指导员，别……别费劲了。”说着，她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用瑟瑟颤抖的手，解下干粮袋，要我拿走。

我含着热泪急忙制止说：“不行！你赶紧吃几口，肚里有饭，身子就发暖，我们好一块翻过雪山！”

“指导员，我……我不行了。留……留给同志们……吃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我们告别了战友的遗体，勒紧腰带，咬着牙关向上爬着，黄昏前，终于爬到了山顶。大家脚不停步，立即向山下走去，天黑后，我们在半山腰扫扫雪，就地宿营了。

翻过雪山后，我就开始发高烧，腿、脚烂得血肉模糊，但还是勉强跟着走。一天，邵试平同志找到我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谈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个样子，我看不如找个可靠的群众家先住下，等形势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我一听，立刻急得大哭起来说：“我不！我不！就是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块！不能走，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见毛主席！”（因中央红军当时已到陕北）不等他开口，我又连珠炮似的说：“入党时，我已宣了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就不算数了吗？”

“可眼下你病成这样子，尤其是那双脚——”

一提到脚，我哭得更伤心了，不等他说完，我就急着说：“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不参加革命呢。”

这双脚的悲惨遭遇，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沉痛地哭诉着。

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打得粮食够吃。为什么参军呢？还得从这双脚说起。我六岁时，婆家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说如果穿不进这双鞋，就不能做她家的媳妇！那时我不懂事，可家里着急呀，于是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七岁时缠得更狠了。妈妈把我的脚指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就这样，一寸半宽，五尺长的裹脚布一直缝到头。到八、九岁，缠得更狠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我疼得哭哇，一双脚，整天折磨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窝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点痛苦。有几次，我偷偷拆开裹脚布，妈妈发现时，总是说，女孩家蒲扇脚，妨人败家没人要。数骂一通后，缠得更狠了。

九岁那年，母亲生下老六，爸爸一看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把她放在地上，冻得哇哇直哭。这时，我已开始懂事了，听着妹妹的哭声，我真揪心哪。就去找奶奶说：“奶奶为啥把妹妹扔在地上？”

“谁叫她的女的呢？……”奶奶说完，也背过脸去哭了。

女孩就该扔？况且我们只有姐妹两个呀！而兄弟四个，生的时候都办酒席，这是为什么？我向奶奶哭哇，非得要她抱起小妹妹不可。

奶奶哭得更伤心了，说：“你爹说了，成家的儿子，败

家的闺女。可她是咱家的一个后娃！走，忠臣（我的乳名），抱你妹妹去！”

就这样，妹妹活下来了，起名叫“冻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平，家里对我和弟兄们大不一样：我整天被圈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我看热闹，说我属虎的命硬，怕冲了人家喜气，而兄弟们是那样的随便，串亲访友，上集赶庙，美事都是他们的；女孩好美，可家里从不让我打扮，连穿的衣服，也是拣哥哥们的破烂，而兄弟们都穿好的，逢年过节换新衣；我闺女时，肚子疼得满地滚，家里只用烧糊的锅巴、黄连根给我治病，我并不明白，只是恨父母偏心。参加革命后，我懂得了道理，才知道封建礼教害了我，也毒害了我父母。

一九二九年春，家乡来了红军，暴发了“商南农民暴动”，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苛捐杂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什么“平等、自由”呀，我不懂，可觉得挺新鲜。借这机会，我可以出去看热闹了，家里对我也稍微放松了些。

这一出去，可真象出了笼的小鸟，心里可痛快了。渐渐地，外边发生的新鲜事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越来越感到，红军对老百姓是那么好，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穷人说话的。后来，干脆剪了辫子，加入了“童子团”。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妈妈打我，哥哥们说我是“疯丫头”，一家人不理我。可是，我有我的老主意，打骂由你们，我还得出去。于是，我和家里僵起来。

一九三一年八月，我刚满十六岁时，家里出了个主意，